

洞察科技前沿， 创出湾区新文学样式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陈晓明(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把失败和在失败中又站起来的精神写出来

徐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走出『乡愁』羁绊，走向大都市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

岭南作家要有『从我开始』的胆量

张燕玲(《南方文坛》杂志原主编)：

科幻题材为新南方写作注入新的可能性

9月18日，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花城文学院协办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在广州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湾区文学”展开研讨，其中关于湾区文学的新质——“前沿性”的论述引发关注。

不少学者强调，“前沿性”是向前看、指向未来的文学，在写作题材上，多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最常见的是科技元素。广东，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当前科技创新的前沿。今天科技的发展在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渗透至文学艺术创作、人文学科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重塑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维度。

何谓“前沿性”？科技会给文学的创作、生产及传播带来哪些变化？文学作品如何才能更好地书写科技时代的现实图景？对此，羊城晚报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



比起“前沿性”，我更喜欢用“前瞻性”这个词。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优势不在过去，而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应该具有未来主义的品质。

艺术要有一些开新的气魄。最近中国的科幻文学开始热起来，也开始有了影响，刘慈欣的书在美国就销量巨大，这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面。由此我想到，把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要有未来和前瞻的眼界。

岭南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在于1840年以后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就是现代文化，这才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只有通过强调现代文化，才能真正把岭南文化做得有特色，做得与众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要有新气象，也不妨从岭南的现代文化中找寻资源。重点不是追忆、回望，而是面对现在和未来。

如何站稳当下，处理好当下的复杂经验，并且通过当下的复杂经验看到某种正在到来的文学样式或文学气息，这是岭南作家要重点着力思考的问题。就岭南文学而言，缺少一种领风骚的气场和气魄，很少能够有一种“从我开始”的胆略，去创造新的写作方式或者文学样式，这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极大困境。

像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文化来到这块土地，这种经验的跨度，是可以激荡出很多新的东西的，写好了这个，可以说就能写好真正的中国故事。广东其实已经有了非常丰富驳杂且充满生机

的生活样态，但是作家并不是有经验就能写出好作品，你用什么角度进入，用什么思想来统摄和引领，这才是真正体现一个作家处理经验的实力所在。

但是很多人对时代的理解还是非常表面的。所以希望作家可以沉潜下来，沉思、咀嚼、琢磨、钻进去，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核心，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配和影响着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内在的变化。

在“新南方写作”的实践中，近期涌现的融汇湾区前沿科技与南方生活想象的科幻作品，如陈崇正、王威廉的系列科幻小说，他们为新南方写作注入了新的文学元素和可能性。

陈崇正继《悬浮术》之后的《美人城手记》，就是植根潮汕平原与科技岭南，有丰富的时代气质和美学形态，文学性和科幻融合，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举，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寓言性科幻小说。他以宏大的艺术野心，独自在潮汕平原忧心忡忡地推演湾区的最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未来人类与社会的改变。

这个南方故事深潜着一种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充满活力和思想重量。犹

如诺兰影片《奥本海默》所呈现的景象，当奥本海默按下原子弹按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小说把湾区时代最新科技如智能躯体、AI生命、硅基生命、梦境买卖，尤其大湾区特有的程序员、高仿工艺，以及自由贸易精神等，与本土的潮汕文化高度融合，并以科幻小说中不常见的细腻，甚至有些抒情的笔致，虚拟现实美人城里的故事，告诉读者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动摇了人的概念。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鲁迅等大家就翻译或者写过科幻小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布道者。《美人城手记》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哲学思考与文学想象，充满文学活力和思想重量。可以说这个南方寓言为新南方写作注入新的时代命题和文学可能性，令我们感受到科幻小说的艺术魅力及创作难度。

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有巨量的新知识需要学习，这对科幻文学是一种挑战，文学想象不仅要

对科技现实有足够的观察，“还需要回到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场”，可见，新南方写作是一种扎根生活，厚植中华文化根脉和世界视野的美学多样化写作，它既是地方性的文学想象，也是世界性的宏大叙事。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确实有很多新的发展，非常精彩。一大批作家都不断有新作涌现，包括魏微、葛亮、王威廉、蔡东等，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多新的特点，表现出对生活更深的一种挖掘。

这种对生活更深的洞察，也可以视为大湾区文学新的特质——前沿性。大湾区文学的前沿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天然的特质。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处在时代的前沿。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思想、行为、价值观念都起到引领的作用。

这种前瞻性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不仅仅是新的表现手法或形式，更是一种奋斗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品格。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梁晓声的《人世间》，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现在我们大湾区确实缺一部《平凡的世界》，缺一部《人世间》，我相信这正在酝酿、形成。

这种前瞻性还包含了对今天科技的敏感性。大湾区也处于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对科技创新的书写可能蕴含了文学新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

20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当时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日本很多70后作家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写到科技，但中国作家居然一个都没有。这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日本作家已经考虑科技对人生活的侵入以及人和科技所发生的关系，而当时的中国作家尚未涉及这个题材。中国最早的跟科技有点关系的小说还是刘震云写的《手机》，但作者没有从科技方面进行探索，这是比较遗憾的。

这种科技上的前沿性，我觉得广东作家是最有可为的，因为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最直接的科技生活。这里既有像华为、腾讯等大型科技企业，也有很多中小科技企业，都非常有创新能力，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历程中肯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值得关注和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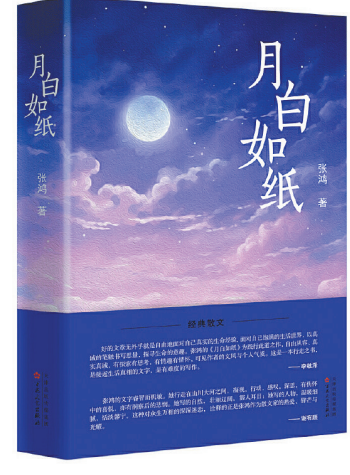
当然，文学不只是歌颂，不只是写成功的，不只是写辉煌的，文学它要写活生生的人物，写人们奋斗和创造的过程，要把失败和在失败中又站起来的精神写出来。

当年最可爱的人在上甘岭，那么今天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觉得就大湾区而言应该出在广东深圳，不用把这些人

物写得多么高大上，而是要写出他们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生与精神。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孤岛”得以紧紧相连并息息相关



海明威说过：“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在《丧钟为谁而鸣》里，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所有人其实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不要以为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海明威的这两句话有着明显的逻辑让渡关系，前一句话的核心意思在于，你要成为你自己，无论是社会化的还是精神上的奴役，皆能从根本上摧毁一个人存在之根基；后一句话的指向则是，当你成为你自己之后，你不仅拥有了共情能力，而且会自觉地将自我的天空打开，让渡出一部分给予他者。

对于个体而言，成为自己与拥有群体属性并不冲突。打个通俗的比方，小齿轮和大齿轮各有旋

转的规律，彼此又不停地咬合，形成动态的校正、平衡、损环、再校正的过程。对于散文来说，精神个体性在白话散文史上可谓常言常新，精神个体性的呈现大致有两种向度，一种来自自我独特的成长经验，另一种则来自个体与群体间咬合过程中得到的镜像，通过镜像的确立和反观，精神个体性得以丰富，得以拥有弹性的区间。

在张鸿最新散文集《月白如纸》中，精神个体性的呈现大体来自后者，即通过读取他者获得内心情感的摇动和精神世界的静观。这种对他者的读取，使得这部散文集中的诸多篇章在类型上可归入人物散文的范畴。源于新世纪以来叙事的转向，人物散文趋于丰盛，并寄生于乡土散文、亲情散

文、历史散文等不同的题材和体式之中。其基本面貌有二，人物成为叙事单元或者叙事主体，无论是作为单元还是主体，在具体的作品中往往承担两种功能，一种是社会学性质的，表达作家的现实关怀和反思力度；另一种则是私人人性的，呈现作家的情感寄予和镜像反省的内容。

在散文集中，张鸿笔下的人物群像以陌生人为主，他们在远方，在异地，因为“我”的出行而偶然交集。这种偶然性的交集，类似于高更笔下的瞥见——仅此一瞥，便可激起灵魂深渊的记忆。《山高谁为峰》一文里有对作家同行的素描，重点勾勒的则是帕里边派防所各位干警的群像，荒寒之地，军装之下，仍然有一颗颗跳动的热爱生活的赤子之心。《新

疆老张》中的老张，是一位转业军人，专跑新藏线，熟悉路况也熟悉人情和地方风情。在话唠和油滑的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对女性的尊重和细致体贴，更不一般的，是在康西瓦这一海拔近五千米的达坂处，他抛下众人，带着香烛、白酒、香烟进入落寞的烈士陵园，在战友的墓前坐下，清理墓碑，奉上祭品，嘴里念念有词。在这样的言语细节里，最真实的老张突然面目清晰起来。《高佬》中的高佬来自湖南，是作家所在小区的废品回收者，日常虽喜欢小酌，但在交往细节中，底层人的古道热肠以及心思细腻之处尽显。像高佬这样的人，是每个人都会遇见的他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孤岛”得以紧紧相连并息息相关。

《月白如纸》：静观中的情感摇动

□楚些

品悟

杨清茨的散文集《何曾东风旧》中，有一部分文章继承了张岱的题材和美学精神

文章天然成

□李啸洋

散文是什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在古代，序、表、信、说、铭、杂记、游记、寓言等都是散文，与小说诗歌等其他文体相比，散文的相貌最为模糊，因为散文文体受到的规制最少，其要素构成也最自由。

司空图用《二十四诗品》为中国古典诗歌划定了二十四类风格，故又名“诗品二十四则”。对散文而言，似乎只有“形散神不散”的美学共识，没有更加具体的标准。但是，这并不代表散文容易写——恰恰相反，散文是最难写的文体。因为没有形式标准，所以散文基本都是“随水赋形”，一个杯子一个形状，一篇散文一种风格。

这个“自然而然”的标准最难。张岱是明代散文集《陶庵梦忆》的作者，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古董，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张岱所列的种种嗜好，其实也圈出了中国散文常用的题材、范畴。

杨清茨的散文集《何曾东风旧》中，有一部分文章继承了张岱的题材和美学精神，比如以古文写就的《栽梅记》《赏月记》《烹茶记》，以及白话文写就的《漫话茶事》《明月窗下半床书》等，这类散文以闲笔写就，突出闲情雅致。《漫话茶事》写品茗，作者将亲情往事、茶具茶叶、文化地理融入其中，风格隽秀，让读者通过文字就能即刻品味茶的芳香。在作者笔下，南京的雨花茶恍若江南的绿衣少女，有着“圆绿的腰身，锋毛挺秀”，泡开的铁观音则“茶叶呈椭圆形，似观音脸”，一壶茶浸泡着深沉的江南文化。《明月窗下半床书》则以深情的笔调追溯作者自小以来的阅读经历。作者从小就嗜好读书，作者这样形容这种沉迷的阅读经验：“好看的书籍是淬着毒的罂粟，总是叫人上瘾。”另外，“灯火纸窗修竹里”的读书意趣也充满古典的意味，《立春之雪》形容雪若搓盐一般，屋脊和台阶

则是“蒲白的薄薄银收”。诸如此类的细腻、动人语句，不胜枚举。

在散文集部分文章中，作者或以食观人，或以食观物，品察世界。《粥的故事》以粥为引，写父母之间的情感旧事，写柴米油盐世界的爱情与孤独；《香榧的风骨》则从一次食用香榧果的经历写起，写香榧树精神长青的凛然风骨；《兰州记忆》里也写到兰州拉面，吃一碗牛肉面便满心欢喜，生活便美满了。与典雅的读书不一样，透过饮食，作者以食观人察物，写出了生活中朴素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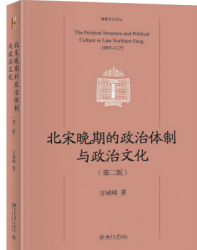
禅修、问道，也是本书写作的题材。《春风有信》里，读者看到了跨越阶层的爱与善，看到了她与底层同呼吸、共命运。记录的事情不大，但是触动人心。《菩萨在家》则写作者清修以及与堪布的交流。《念念相系》写自己与师傅的同步感应，修禅的日子里，一朵花，一阵风，一盞茶，一本书，都充满佛性。《武当山“寻仙”记》则写去武当山的游历经历，“经山涉水向何处，羞见竹林禅定人”。

值得一提的是，杨清茨琴、书、画、诗才艺俱佳。她从小出生在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她在艺术之路越走越远。书中收录了她的几幅墨彩画，布局自然，明艳惊人。她的画作和文风一样，天然、透亮、纯净，没有佻息聒噪牙掉书袋，也没有繁文缛节的修饰，文章天然成，似一股湘地清风，一道江南清泉，缓缓流入读者心田。

出版书单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方诚峰）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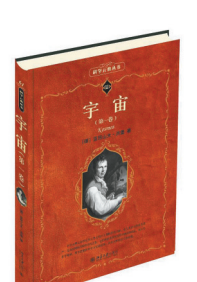


《锡克警察》（曹寅）

本书采用了全球史的观察视野，通过多层次、多类别的史料运用，讲述了锡克警察在上海历史舞台中从出现到淡出的过程，探讨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宇宙》第一卷（亚历山大·洪堡[德]）

这是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洪堡在晚年花费了约三十年的时间撰写而成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在1845—1862年间陆续出版了五卷，涵盖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方方面面。



《平台经济通识》（黄益平 黄卓）

基于北京大学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的观点与研究成果，从多维视角探讨平台经济跨界议题，围绕宏观经济、平台效应、数据、数字金融、算法、跨境、治理、公共管理等八大关键词，探寻实现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路径。

《醉的哲学》（王俊）

作者在本书中对古今中外的哲人关于酒醉状态的描述和讨论进行了分析，也扩展到对中西饮酒文化的思考。

